

再 诉

沧 桑

ZAI SU CANG SANG

回眸白桦林·校园文摘新选



再诉

沧桑
ZAISUCANGSANG

主编 超 群
成 君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白桦林:校园文摘新选/超群,成君主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5
ISBN 7 - 5059 - 3002 - 8

I . 回… II . ①超… ②成…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8488 号

书 名	回眸白桦林·校园文摘新选(1-5本)
主 编	超群 成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高本政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湖南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619 千字
印 张	30
插 页	10 页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26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002-8/I.2266
全套定价	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卷首语

人生是一条漫漫长路，在这条充满春风春雨、洒满阳光星光的人生之旅上，还同时布满荆棘、充满坎坷。只有勇于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的人才能迈着被荆棘刺破而流血的双足从容地越过一道道坎坷，把那些荆棘留在记忆里酿成醇醇的美酒，待日后到达目的地时才斟出来细细地品尝。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其实往事并不如烟。它的点点痕迹总是残留在记忆的底仓里，在某个特别的日子，翻出来重新展现在回忆的屏幕上。

回忆能使我们从往事中提炼出人生的瑰宝，或是一点生活的感悟，或是一丝暖暖的温情，或是一些感恩的心情……

人不能没有记忆，但也不能沉缅回忆不能自拔。

快乐的经历不易留存心底，而痛苦的往事却往往是刻骨铭

心的。

有时我们必须学会遗忘,及时地卸下心灵的重担,让生命变得更加简单。

生活如四季,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复原。

曾经经历过的,不管是痛苦,是失败,还是……都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曾经的痛苦伴你走向今天的成熟和坚强,曾经的失败带给你今天的丰收和成功……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当时间拉开了你和往事的距离,你会发现你曾经怨愤地诅咒“命运的不公”,而今你却变成感激“命运给了我一次不同寻常的磨炼”。

当我们在谈论过去时,千万别忘了我们正活在现在,不要因为回头观望已逝去的风光而辜负面前的美景,致使远方的彩虹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过。

打开记忆的大门,往事纷纷扬扬落了一地,如同桦林中飘落的树叶。捡拾起那些美丽、完整的叶子,珍藏在岁月的书签里;抛下那些枯败、腐烂的残叶,带着晴朗的心情轻轻松松地赶路。前面的路还长啊!

目 录

卷首语	(1)
-----------	-----

明天,我要上路	曾庆军(1)
流浪者的站台	姚中才(4)
那条陡长的坡路	贺晓彤(7)
唯一的听众	落 雪(12)
流逝的小屋	陆占权(15)
再见吧,母亲!	姜 虎(19)

也对妈妈讲真话	杨鸿江(21)
母亲的红璎珞	谭 易(24)
假如岁月重来	罗安玲(29)
最后的童话	柯云飞(32)
父亲的照片	罗 兰(35)
父亲的家	侯德云(41)
我还不能原谅你	文 敏(44)
来生还做我妹妹	雨 田(47)
没读「lame」的一课	胡子宏(51)
不会唱歌的人	张宁静(55)
实实在在地爱着,多好	程 琳(57)
昨夜西风凋碧树	小 果(61)
为谁风露立中宵	竺 萱(65)
星星如你	李 瑛(69)
含泪的祝福	恽 子(73)
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赵美萍(78)
剪成碧玉	段 华(84)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李洪武(89)
不再恋爱	冷 冰(92)
敲三下,我爱你	琼 瑶(94)
玫瑰为证	杨隐竹(98)
夺爱	童素心(102)
独守爱情	姚中才(108)
最该美丽的时候我不美丽	红 姑(110)
谁知我心	郭生教(114)
永恒的眷恋	陈 冰(116)

不想回家·····	张凤飞(119)
明天我出嫁·····	雨 秋(122)
等待艳阳天·····	泪滴儿(126)
向天堂的蝴蝶·····	张 凌(131)
一颗眼泪·····	绒 绒(135)
秋天的寂寞·····	虫 子(141)
绿色的记忆·····	陈汉忠(145)
枫叶又红时·····	李 涛(149)
丁香花开了·····	金 红(152)
深秋的北风·····	洁 珉(156)
生命如花篮·····	周 勇(159)
你痛吗,我摘了你的小花 ·····	流 冰(162)
哭小石·····	刘玉华(167)
心祭·····	王 军(171)
老人·····	稳 倩(176)
一张生命的车票·····	叶明珠(180)

我转身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我的山村，我的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明天，我要上路……

□曾庆军

一个夏日的炎热的早晨，我家正在吃饭。老村长手里挥着一封信，喜气洋洋地冲进了我的家门。可敬的老村长当时激动得竟喊不出声——我考上中专，成了大山里的第一个乡村“状元”啦。

很快，我们破旧的小屋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欢笑。我的心疯狂地跳动着，颤抖的双手好半天才接过了印着学校红色落款的信封。

然而，这种气氛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要交八百二十元的学费——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偏远的山乡、落后的生产方式、贫穷的土地……凑足八百二十元，谈何容易！

我呆住了，心跳得更狂了，不过已换了另一种节奏。

空气似乎已经凝滞。我瞅了瞅父亲苍老的脸。他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母亲一会面朝父亲，一会面朝心落万丈的老村长，不停地唠叨着：“我怎么办啊，哪来的钱呵。”眼看快三十岁的老哥，在一旁傻眼了。我只想：完了。希望，来得太快也去得太快。

很久很久，父亲终于挺起了佝偻的身腰。他叹口气轻声说：“军仔，好歹还有两个月，到时凑齐了钱咱就读，凑不齐，就……”他咽下了后面残忍的字眼。父亲啊，您不说我也知道，我已感激不尽了！

我决心无论如何也不放弃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即使到开学那天只剩一口气，也要凑足这八百二十元！

全家经过周密的部署算计，为了我的学费而各尽其力——父亲不管酷日暴雨，都每天上山砍柴卖，还要种地，他的背更驼了；母亲精心地饲养那头母猪，还没日没夜地编织竹筐、竹篮之类的东西卖，眼睛总是红红的；老哥则每天顶着烈日走家串户收旧废品；我在每天上午跟父亲去砍柴，中午、下午卖冰棍，回家后又主动帮老哥整理、清洗废品。我时时告诫自己咬紧牙关尽力干，什么苦，我都能熬——为了读中专！很快，我已变得油光黝黑。手脚布满了老茧。我只有一个心愿：干！读书！

有一天，听别人说卖血能换钱。于是，我瞒着家人去了县医院。经检验，我是O型血，太好了！但在卖血后，我渐渐感到有些头晕，有时帮老哥清洗杂物，蹲久了，一站起来头就晕得几乎要栽倒。可是二十天后我又硬挺着走进了输血室。这次，他们无论我好说歹说都不让再卖了。

拼命干活，仍是我攒钱的唯一方法。

开学的日子近了。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每天晚上数了又

数、又小心地摊平放好的钱，仍差两百多块。车费、生活费还没有包括进去呢！看来，不管如何拼命，我也是无法上学的了！我哭了，伤心彻骨地恸哭，慈爱的母亲也陪着我一起无奈地落泪。

特别是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我心急火焚，已无法抑制自己的希望和绝望的情绪，像头小野兽一样在家里狂暴地大吵大闹，几乎要把录取通知书撕个粉碎。啊，白日梦！

父母默默缩在角落里，无论我如何作恶都一直不吭声。最后我已彻底崩溃了，整个儿瘫倒在床上，任眼泪无声地横流……

恍惚中，似听见外面的门响，是老村长又来了。他郑重地把我叫到跟前，从怀里掏出个大红包：里面是一叠钱，大票小票整整八百元钱！他说这是乡亲们凑的，大家的心意。我如在梦中，心里一阵悸动。父母竟哭了起来，他们要我跪下磕头。老村长也泪水满眶，他扶起我哽咽着说：“军仔，好孩子，明天……就上路……”

我笑了，又哭了。谁能知道，此时我心中的百种滋味！

第二天，我背起行李走出了村口。我的身后站立着很多很多人。他们无声地目送我，微笑、扬手为我送行。

我转身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我的山村，我的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人生中铭心刻骨的、发生在炎炎夏日的这一段日子。

我咬紧牙关对自己狠狠地挥了挥拳头道：“好好闯，不然我饶不了你！”

流浪者的站台

□姚中才

辞去那份十年寒窗才换来的机关干部的差事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又不是去下海淘金，仅仅只是不想由平静而致平庸。当时我谁也没有告诉，悄悄地去订好了南下的车票。虽然表面上自信，但当握着那张车票时，内心里还是感到一些茫然。

午夜的广州，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站台上竖满了接人的牌子，我知道没有哪一块牌子上会写有我的名字，在每一个站口，我都是无人接站的独行客。囊中羞涩使我不敢走向那些不断询问是否住店的接待员，站在已挤满了裹着报纸蜷缩着人的立交桥下，不断吹进的风雨使广州的夏夜充满了凉意。把背袋里的几件衣服全拿出来穿在身上，好不容易靠桥脚跟坐下来，几

日的旅途颠簸实在太累了，很快就坐着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微熹，裤管和鞋全被雨水溅湿了，背上凉飕飕的。千万别弄出病来，我连忙一跳而起，摸出身上带的唯一一瓶准备应付百病的风油精，连连往人中穴和太阳穴涂抹。

连续三天去海口的船票均已售罄，也就意味着我要到广州街头再露宿三天！我蜷在广州街头，摸摸口袋里那少得可怜的盘缠，时间就是路程，当然这话是对我辈流浪者而言。可如今时间这样干耗着，倒不如就让这时间想办法变成点盘缠，须知日后，盘缠也是路程呵！三天时间，似乎不太适合进入任何一种状态，当我再次途经火车站时，看到给那些接站人写牌的老者时，不由得茅塞顿开，三天，我不是也可以干一干这种营生？全部投资只要一支毛笔、一瓶墨汁，两张红纸和几块废弃的硬纸牌，先跟一位正在营业的河南老汉套上近乎，以每张牌交他5毛钱在他旁边谋得立身之地。当时觉得还挺高雅的，几个拿不出手的毛笔字，居然可以拿出来展示。我也算是卖字为生的人了。一天下来，也有二三十元进项。

在我卖字生涯的最后一天，又是一个阴雨天，一个女孩在我的摊前站下来。“帮忙写一张牌，好吗？”清脆好听的普通话表明她是从北方来的，我抬起头看她一眼，她也正看我，纯洁的眼神里一种孤傲的高贵令我震慑，我按她的要求写好了纸牌。她就举着纸牌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等着由武昌开来的81次车。今天81次车误点，2个多小时了，都还没见影儿。我看着她在雨中静静地高举纸牌站着，令人感动，又令人心疼。当她的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说：“嗨，手不酸吗？”她没有说话，只是朝我这边靠了靠，站在了我面前。雨点顺着她的发丝往下滴。我接着说：“这样的天气误点，无论是对友情还是对爱情，都是一种考验。”

相逢时肯定会有激动人心的场面。”她浅浅地笑了笑，与我拉起话来。一种默契和理解流淌在我们中间。她说，生命中有许多偶然的相遇而碰出的火花注定了要永远美丽在生命里。她说她也是到南方寻梦的，她要在广州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经历了三天的卖字生涯，我得按船票上的日期奔赴海口了。就要登上客船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人在向我挥手，那女孩给我送行来了。我故作平淡地走上前去，虽然内心里是波涌浪翻，她递给我一个装着一叶小帆船的纸盒，里边用纸条写着七个字：“漂泊者，一路好风。”我觉得鼻子酸酸地，船驶离了码头，我一个劲地冲着岸上挥手：好女孩，好风吹你济沧海！

这时候我感觉我已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因为有这一叶小帆船伴我。我咬紧牙关对自己狠狠地挥了挥拳头道：“好好闯，不然我饶不了你！”



我说我不缺穿也不少吃可是我没有钱买那本《简·爱》。说着我掏出一大把分票角票纸币递到班主任面前,说:“你要是硬认定我这样做是错了的话,就把这9角3分钱没收了吧。那书我不买了……”

那条陡长的坡路

□贺晓彤

我小学毕业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二中这座重点中学。村上的大人们夸赞我为穷山村争了气,空前地中上个“状元”!我的父母在人前脸上亮着光彩,可私下里却愁肠百结。家境如水洗般一无所有,我这去城里上学要添置铺盖和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如脸盆毛巾口杯之类,还要学费住宿费。天哪,到哪儿去弄这么大笔钱啊!母亲知难而退说:“就让妹崽委屈点,不去学堂了吧。”可父亲不,他固执认死了理:“妹崽是块读书的料,就是卖屋也要送她上学堂!”

于是一段日子里父母都起早摸黑地忙乎。母亲像被钉子钉在了那架老纺织机前,纺纱织布为我准备铺盖。父亲找人借钱、卖口粮、卖鸡

鸭。费尽了心力总算勉强凑够了钱。隔天我就要启程入校了，母亲找出个布袋给我清理行装。把我换洗的几件衣裤翻过来抖过去地挑选着，竟挑不出一件象样的来。常常是大哥穿短了的衣裤二哥捡着穿，二哥穿不得了再三哥穿，轮到我捡三哥穿剩了的自然就破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如此，但我相信父母是极想给唯一的丫头妹崽做新衣花衫的。

我有了出息考上重点中学，可还是没得一件女孩子的新装。母亲提掖着那一件件旧衣破衫，犯愁道：“唉，妹崽要到外面世界读书去了，总不能还像在家一样穿这些破旧衣裤啊。城里人会笑话的。”

就是为了不让城里人笑话，妈妈连夜将做被套剩下的布头拼接起来染黑烘干剪裁手缝，一直忙到第二日上午我临走前一刻，一套崭新的家织土布黑衣裤做好了。妈妈让我穿上试大小长短，当她要给我扣钮扣时，那只右手却疲累酸痛得抬不起，怎么也够不着我的胸扣了！

长13岁，我第一次穿上了新衣裳。心里那份儿熨贴那份儿喜悦自不必说。我视那套粗皮黑衣如罕世珍宝，走路时手臂都不敢大摆甩，生怕磨损了腋袖呢。

我穿上母亲连夜赶制的新衣，是怀着怎样惬意的心情跨进二中这座大门的啊！然而到校没两天，我那份儿惬意便烟消云散了。开学典礼上，举目望去，我满眼的花花绿绿，没见一个女孩子如我样穿黑粗布衣裤的。我甚至看见有人冲我指指点点细细地说着什么，一双双不无嘲讽讥笑的目光在我的衣裤上扫来扫去。不知怎么回事，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与她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心里像生了反骨，什么事都拧着干！你们嫌我的穿着又土又丑，我偏要穿着这“土丑”衣服在你们眼皮

子前面挺胸昂头地走过；你们不正眼瞧我，我连眼角余光都不瞟向你们！

我常常默默地落泪，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但不论受了多大委屈，从不当任何人的面掉一星半点儿泪水！不论心里几多难受，我对学习却是非常地刻苦认真。因为我晓得自己来上学不容易。父母和哥哥们的口粮都卖了一半，他们半饥半饱地地下地干活供我读书，再学习不好就天理难容了！

有次班上组织大家到城南公园搞活动，路过新华书店时，我见橱窗里摆着那么多自己没看过的文学书籍，尤其是那本《简·爱》，我还在上小学时只看过一半就被书主要了回去。我多么想拥有它，拥有那橱窗里的所有文学书啊！从此我想买书想得心里痛，连做梦也离不开新华书店那个诱人的橱窗。

有个周日的上午，我冒着细雨跑到新华书店向售货员打听那书价钱。听说一本《简·爱》就要一块多钱，我惊愕得直伸舌头。一元钱对于当时那种家境中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沮丧地离开书店往回走。走到城南那条条长长的斜坡路上时，我看见几个拉板车的人十分吃力地走着“之”字形往坡顶运送满车的煤球。尤其是走在最后的那位年龄看上去有些老的人显得格外吃力，背弓腰弯，整个身子重心下压得嘴巴几乎啃到地皮了。脸上的汗水如雨珠般滚落。我走到那老头儿车后，双手往车架上一搭，帮着他往上推。我的额上热气腾腾的满脸汗水直流。刚要离开，老头儿叫住了我：“同学，谢谢你了。这点小意思你收下。”说着他把一张纸币塞到了我的手里。不论我如何推却，他都坚持要给，还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似地说：“收下吧，这是你劳动所得，光明正大，干干净净，是应该得的。”老头儿说完拉起车走了，我攥着那张纸票飞快地跑开了，直到学校门前那座